

## 破晓志士——读《坂本龙马与明治维新》<sup>1</sup>

海边，晨光依稀。

远山的轮廓似有若无，与暗淡的天色及海平线相互交融，晕染出一滩水墨色氤氲的蓝。太阳好似笼中之雀，纵使在厚重的层云中拼命扇动它万丈光芒的羽翼，也始终难以捕捉那一丝可被刺破的缝隙。偶尔有一只不知名的黑色海鸟在高空盘旋，凌厉刺耳的叫声仿佛在向那云后的囚徒肆意挑衅。

海水一浪接着一浪，发出沉闷的低吼，奋不顾身地拍打着近岸的礁石。水花晶莹，打湿了岸边人的鞋履。

那是一个武士装扮的人，迎风伫立。他眉头皱起，静静地注视着这一切，一头潇洒的乱发任由海风拂过耳后，一副若有所思的模样。

不知是受十年前大河剧《龙马传》的主演福山雅治的那张经典海报的影响，还是由于《仁~JIN~》中内野圣阳狂放不羁的表演过于深入人心，一旦提起“坂本龙马”这个名字，那幅景色似乎就自然而然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由江户，至令和，岁月流转，风云变幻。所谓百余年时光，也不过青烟一缕，弹指之间。

相较于大名鼎鼎的“维新三杰”——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坂本龙马通常被冠以“先驱者”和“开拓者”这类暧昧不清的名号。虽不似前者声名贯耳，地位鲜明，却又宛若一位精神领袖，散发出柔和而容纳万端的光辉，照耀着整个日本的现代化进程。

若从东京上空鸟瞰，日本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经济上升期造就的东京塔和二三十年来经济停滞期建成的东京天空树如双子星一般遥相辉映。一边是战后婴儿潮一代日本人的自尊心，另一边则是新一代日本人重振雄风的期待和信心。

与建筑物蕴含着时代精神异曲同工的是，历史记忆纵然残酷曲折，也在世代更迭中由人们的内心所牵引，被添上了一笔又一笔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

人们痴迷于坂本龙马的一切。他是明治维新史上过早陨落的一颗明星；他是研究会的主题，观光地的招牌；他也是动漫、小说、影视剧的主人公。更别提“第一个穿皮靴的日本人”“第一个新婚旅行的日本人”“第一个以万国公法与外国公司打官司并胜诉的日本人”等种种妙文趣事，也无怪乎时至今日，思想自由开阔的坂本龙马仍然是许多日本年轻人追随的偶像。他的名字和形象甚至被注册为商

标，成为经久不衰的时尚与文化符号。

有趣的是，这对于立志发展商业，以富有开拓精神而著称的坂本龙马来说，不啻为另一种历史的隐喻。

坂本龙马身为武士，自幼修习剑术，却渐渐被西方军事、科技、制度、文化等诸多方面深深吸引。他出身于土佐藩富商之家，却冒着巨大的风险毅然脱藩，只为挣脱地方藩国的束缚，做一名逍遥自在的浪人。

在龙马短暂的 32 年的人生当中，他似乎总能冲破种种制度藩篱、世俗成见，甚至可以为了追随自己心目中理想的“日本国”而义无反顾、拼尽性命。

他为胜海舟的智慧和远见卓识所折服，并拜其为师，酿成一段化敌为友，惺惺相惜的佳话；他长期熏染“片时不忘忠孝修行，此为第一要事”此类武士道德准则，却始终头脑清醒，对开国派和攘夷派两派相争的利害了然于胸，为促成萨长同盟四处奔走，致力于统一日本，合力击败幕府。

至此，我似乎已经能够看到，那在逼仄的云团中翻飞的笼中之雀嘴，正口衔火球，决意冲破囚笼，喷涌而出！

然而，就在挥毫写下著名的《船中八策》的 1867 年，在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京都的寒夜，坂本龙马的生命，却在一场神秘的暗杀事件中，戏剧化地戛然而止。十九世纪末期日本明治维新的那一缕撕破层云的夺目的光辉，坂本龙马终究没能亲眼目睹。

纵使令人扼腕叹息，但我想，这可能是一位在幕末的漫漫长夜中踽踽独行的维新志士最为极致的一场死亡——如樱花般傲立枝头，又在刹那间弃群红而去，在与风的翩然共舞中，尽情展现其袅娜绰约的身姿。

思绪又不禁飘回了最初的长崎的那片大海。明暗交织的层云、朦胧模糊的远山，高空盘旋的黑鸟，以及双脚踏在日本土地，双眼朝着看似平静的太平洋远眺的坂本龙马，那时的他，在思考着什么呢？

龙马，若能化为长崎海岸的一缕风，我多想对你说一声：

日出之国，黎明将至。

---

<sup>1</sup> 阅读书目为《坂本龙马与明治维新》，【美】马里乌斯·詹森著，曾小楚译，上海三联书店，2019 年 5 月。